

晉書卷六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
考績爲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
並清身絜己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
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
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
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

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
州刺史遷尙書出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
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
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
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
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
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
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
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
冤首倫秀旣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政

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
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
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
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
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
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樂郤降在皐隸
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
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
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
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

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尙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軍旂絜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兖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械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尙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尙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衛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

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卽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度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

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氏
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
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
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
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
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
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
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
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前鋒將
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

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旣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
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
帝反正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
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爲太保衛瓘尙書崔洪所
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
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
守士田興妻秀卽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
詆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

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
帥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
穎穎伐乂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
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
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尙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
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
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勲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
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
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
顥以守關中顥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

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脢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脢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脢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爲伯播脢素爲顒所敬信旣相見虛懷

從之顓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顓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顓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顓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顓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顓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顓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卽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從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

心膺越懼爲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
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
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
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
衛尉祠以少牢

肩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畧齊初爲尙書
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
等大敗肩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肩與播俱入關而
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肩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肩
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肩不受肩乃還洛

懷帝卽位拜肩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旣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尙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叅機密爲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邨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叅軍冏誅長沙王乂又以爲叅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顥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

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顓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爲名又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旣就徵重不奉詔顓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顓起兵共攻又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闕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顓軍遂進又旣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顓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顓顓捕得商殺之又旣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

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
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顓知不可拔
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
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
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
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
顓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
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
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
共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彊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尙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